

紫峴山人全集

紫峴山人文集卷八

湘潭張九鉞度西著

姪孫家棻重刊

記

乾溪洞記

辰陽以西山益峻石益詭最雄譎曰乾溪洞溪出辰谿縣西南勢
迅悍洞承其下流傳深窈莫測行十餘里忽徹朗客萬人牀屋甃
白咸具瀆叛時土人裹十旬糧避兵於此後洞在洪江澣溪水所
由入沅也遊以四月望同行十餘人午食乾溪堡望峯如覆釜左
右兩阜夾翼阜巔各峙一亭行小徑里許登左峯亭下瞰巖駁桀
削水石隱鱗駭心目樵人遙指黝然伏者洞也強其導遊以無徑
辭皆踳循亭上余憤然曰吾必窮其奇循崖織折下才不及踵
三之一斷處縵藤藥以身爲餅豨擲而下徑然墮巖吐顧同遊者

止四人躡大石牽緣猱躍高者獅驤低者象渙浮者龜泐怒者熊
鬪履之震眩欲飛去遇兩石虎牙對向各長五六丈銳其末不受
趾以手爲蹠乃達最後匍匐穿一穴則以腹爲趾怒流輒雷掣電
不得逞徐轉轂行若與之鬪而勝者相與噪笑乃得平石縱五畝
旁爲車箱束流沃其底少憩焉仰望洞門厚豁橫七八十丈高三
倍之石如積布疊餅攢羅旋轉天蟠飄忽怪樹壽竹穿疏筵笑骨
中垂下入洞府反平衍沙軟苔碧向之黝然者城郭堂皇縈青綠
白可張石家錦步障石乳溶溶滴虬鳳蟠攫閃閃欲動斜陽倒射
光彩映人面作五色沿溪入左右石乳奮立成鐘鼓獅象形殊壯
詭漸昏黑怪風衝襲作餓鴟叫行十數步溪水忽擊入小潭鏗錡
發大聲聞怪蛇啼懼而出邑志云有別徑緣潭行十餘里乃得容
萬人處惜無炬不可入相與悵然攀石峯亭小徑而上視左稍夸

歸驛館則月上矣。迺援筆記之。同遊者彭正之、如之、彭氏僕李湘、余僕魏貴。

遊近華浦記

客滇城七月之望，秋雨微灑，煙嵐如沐。泉州司馬漢陽族兄東園邀予，泛近華浦。出西門，樹屏拭黛，波鏡生綺。榜歌漁唱，宛然瀟湘洞庭中。酈道元水經注滇池，上源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名城西南二面臨滇池，其南洶湧瀾漫無際，西抵太華山下十五里，而近鴛央池、黃龍潭、陸山、玉案、花紅洞，諸水匯焉。卽水經所稱上源深廣者，彌望皆艸營，伍芻牧取焉。又名艸海浦，以近太華故名。袤延海中三里許，高不尋丈，美石錯列，古木環蔽，異花四時不絕，無風濤泛溢之苦。就高下爲館爲堂爲亭爲榭爲榭爲舫室，公會張樂於此。余與東園坐盟鷗亭，命溪汲水烹，感通苦苳，望太華碧巖。

二峯如韓范二公立朝議政和嚴相濟垂紳正笏冠簪屹然漁人
施笞管檻下買金絲鯉二尾烹以侑酒東園言浦始明黔邸傳有
栖鳳亭簇錦樓諸勝聚名流觴詠見武襄襄杜詩集及楊升菴詩
又言

國初逆桂踞瀕時鑿城內九龍池開州海水以入築亭植蓮蕩龍
舟爲嬉號內西湖浦上列樹皆衣錦繡懸珠燈二十里以達城內
號外西湖

王師入皆剗削滌蕩人稱快焉今所謂栖鳳燧錦者詞人學士往
往歛歔憑弔咸甯諸裔塑像太華山巔與武侯賽公血食南服而
逆藩荒淫舊蹟言之共相唾罵忠順之與悖逆殊也我

國家自蕩平滇南以來會城止設督撫藩臬監司六員無勲莊之
盤踞鎮璫之掎克巡察之掣肘大法小廉各守職業罔敢以奢蕩

淫侈相競，彝民安堵者將百年。此浦爲燕飲之所，規模仍遵舊制，不拓堂基，不耗土木，不飾綈錦，不襲珠玉，不勞供億，政暇而來宴，罷而返彬彬乎稱。太平盛事焉，宜乎游人至此者樂而忘羈旅之苦也。晚歸，各樹蠹懸紅燈，映波底如星斗，視燒高燭，照耀山谷如畫，何如幽地宜著此韻事，附記之。

遊銅瓦寺記

出滇城東郊，循盤龍江東北行，平田綺錯，殘柳虧映，至小村，策蹇亂流以渡，十里而遙，爲鸚鵡山，或曰山形如鸚鵡，故名，或曰以產鸚鵡山萃然起於蒼莽之中，北控陞商，南躡金馬，與玉案碧雞爭雄長，若狎齊盟，然未至里許，旭日晃潑，金光赫赫，射山谷，欲動僕夫，指曰：此銅瓦寺也。由山南折西北，麓絕壁傑立數千仞，黠黠無寸膚，怪石如獅象，上下獐逐，欲嚙人。左崖懸一綫石，闕曰：一天門。

磴而上踵頂摩錯老樹怪竹膠轕森森映三百餘磴得二天門欲少憩壁下橫風衝突萬馬奔蹴黝然虛黑不敢駐足又歷四五百磴闕然豁豁仰見白日曰三天門平地二百畝太和宮峙焉宮勢瑰麗周廊層阿絕頂翼然聳出則銅瓦寺也寺祀真武自神像侍從龜蛇及牆柱簾檻几席階城甃甃之屬皆範銅爲之階下銅幡竿十餘丈亭亭特立讀舊碑爲明初建以山似均州太和建宮於上爲祈禱所不載銅瓦之始道士出迎年九十餘詢云吳逆踞瀕時所易嘗怪古奸雄僭竊之徒誅求殺戮艸菅人命懼天降罰乃遁於浮屠老子之教斬山以爲窟範金以爲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曾不之惜如魏太武唐武后之金佛剝銀之鐵檜楊吳之大鐵爐莫可枚舉吳逆以釜底游魂拒命抗討鯨喙豨突剝人如羊豕下莊頭之箕斂彝漢之科派剝二十四郡之脂膏以飽慾壑天怒

人怨莫此爲尤而崇鬼神之宮範銅至五百餘萬之多爲前古所未有日率僞屬熏拜諷誦自謂可以欺天邀神不知

王師一至草薙禽獮雖銅城鐵壘立見銷灼向之金題玉攄蕩然無復灰煙嗚乎彼侈泰以祈福也何爲者哉何爲者哉存而不燬非獨彰

國家威德之遠亦使千古之悖逆者有所懾道士飯余松棚下俯視西南諸山夕陽動盪雲壓歸鳥之背滇海風帆點綴胸次心殊樂之乞取敗帚掃廊壁紀遊之年月迺去

東鹿縣傾井村漢世祖廟遊記

新東鹿城西二十里傾井村漢世祖廟在焉廟始建不知何代井在廟前十數武或曰東鹿漢鄴縣帝征銅馬過此馬踏井傾故名或曰軍士道渴爭汲井水飲發爲塌故名或曰廟昔在舊東鹿城

西四十餘里滹沱河上民祀帝爲河神覆井以亭云東鹿李侯曰
乾隆己卯夏霖雨連月滹沱河挾大鹵暴漲破大行而下鞞雷溝
諧鼓城將由廟直鏃新城如舊城患民萬餘人抱廟號泣聲振天
地天霽忽陰黑廟出旗幟颯獵有聲空中似有鐘鼓戈戟戰鬪狀
良久河忽大吼奔西南捲泥沙壘巖袞袞穿甯晉泊入淀廟中泥
馬皆汗濕廟前數百頃地墳起高前河岸二十餘丈甯晉民赴

關訴

天子命制府宮保公秉公聚兩邑民相度僉云河勢順東南下日
深西北地日高不可復濬故道具議以聞奉

旨如議行由是邑無滹沱患民德神益廓其廟明年麥大稔有兩
歧雙穗之祥制府繪圖呈

御覽詳在所撰廟碑及瑞麥圖記中余聞而壯之壬午春來脩邑

志詳載其事。兩新齋李侯曰：曷往遊。迺攜具并騎出郊，夾道柳綿
桃綬如錦。至廟，華闕崇門，饗殿欽施，寢宮闕仰。帝像龍章鳳姿，袞
冕執珪，高密以下列侯夾侍，大樹英風，颯然展謁。畢，布席井亭
外，恆山屏擁，九十九淀，海雲縣淼於前。有閭闔衣冠氣象，相與酌
飲，極懽。余語侯曰：自古帝王乘時起事，必先爭天下要勢。高祖據
滎陽，世祖徇河北，皆千百血戰以爭之要勢。既得，若建瓴然，風馳
電掃，席捲六合，無敢抗禦。帝之徇河北也，與諸豪傑艱苦備嘗，屢
敗不衄，所稱燕蓂麥飯燎衣諸亭，及堅冰渡，今皆在百里內。區區
一井之微，鞭笞躑躅，憤志光復，雄槩猶可想見。則帝之魂遊血食，
莫樂於此。侯又能以廉勤率邑之民，精誠膺壘，年穀順成，神簫社
鼓之饗不絕。俯仰廟井，繁花綠蔭，鳴禽上下，宜遊人之依徊不能
去也。李侯笑曰：有是哉！子盍爲文記遊之年月日於壁。

東鹿縣新築護城堤記

東鹿與深州鉅鹿甯晉皆禹貢大陸澤地大河故道所經禹平澤水民始得耕種所謂恆衛既從大陸既作是也漢元光三年河徙頓邱決瓠子後日南徙惟滹沱一河行焉大陸地益高廣輪數百里因州縣其地東鹿曰鄭縣光武擊銅馬於此綿連下博沃野墳衍博大爽塏雄於河朔聞元明以來俗益饒世家大族多土木相競市肆貨場商賈駢坐以鬪雞走狗爲雄桃李之華環三十里春時金犢油壁瑯鞍繡羈變童治女炫服鬪鬢挾瑟鳴箏相望於道自滹沱流悍倍昔天啓年間決晉州東徙城圯於水廬舍蕩然民無莫所於是謀遷於舊城東南小集去深州界五里土重他處可城卜諸神曰吉遂築新城卽今東鹿治也然去滹沱尙近每當夏秋之交積霖怒漲穿恆挈衛雷掀電掣碣岸轟拆城民洶洶駭

旦夕汀州李侯至周覽城原矍然曰積薪厝火古人所戒燕雀處堂其可弗慎今治邑之急莫堤若是年麥歉收民艱於食侯曰不可以勞其少待明年穀順成侯乃聚搢紳耆老謀於庭咸踴躍曰如公教侯倡捐金若干士民欣助若干以材來者以土來者以工來者皆惡力不出於己以貽侯憂擇謹愿者董其事侯往來慰勞如家人兩月而工舉試以錐不可入隄起城南迤西抵西北枯河而計二千丈有奇是年滹沱漲至隄下遂巡引去侯益植柳數萬株以固之今河且徙西南隄益濶柳益繁登隄而望煙雲金碧蒼莽魁雄仍具河朔盛時氣象客遊者樂焉余謂李侯爲政可謂知所急務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古訓也記之使知河朔之盛衰視乎人視乎政

靜鏡堂記

道光辛巳家叔權篆峽江卽從祖乾隆乙酉臨蒞舊治也老僕陳陞亦湘潭人以靜鏡堂額至

則已截作門扇矣乃新其堂而懸之宇徑九寸後署此
跋道勁可愛借墨榻過少一時散盡僕前爲館童今幸

亦不爲
無功云

峽邑署苦隘後廡有小堂三楹舊蕪穢不治余蒞任五月兵差闌
務既竣乃稍葺爲軒屏可容賓客可理筆硯素業公餘煮茗燕香
別有天地陸士衡詩云我靜如鏡民動如煙僻文清居官以清心
省事爲要正同此意因摘以顏其堂并自矢云

韓江樓記

韓江受梅循汀三州之水沈澆澎湃至潮郡城北過於金山旋轉
其麓滙爲深潭迺折而東抱郡趨海郡南大野連海一望無際獨
金山麓石壁排聳秀削天半懸崖俯流爲寺觀石欄凭焉游人率
徙倚不能去長壽庵者舊有小樓窗楹狹隘大樹交翳其前觀察
康公莅止喟然嘆曰是烏足收江山之勝捐俸購大木拓而新之

跨庵脊高踞樹上後爲堂前出月臺飛臨峭峯足支胡牀倚隱囊以延眺於是山之脩眉連蜷者可擷以手江之文錦滌漪者若可濯以足潭之渟膏蓄黛者若可掬以掌風帆沙鳥寺塲村市若可張爲圖而置之座公曰是宜名韓江樓樓西青天白日巖首冠以亭曰迴瀾架飛閣曲折通焉行者入乎雲中驟至亭若踏巨鼇背瀆灑江濤動駭心目徐而安之亭後石壁玲瓏畢露疏花藤竹穿嵌筋骨中城之緣金山頂而上者薜荔衣焉如青玉屏環擁令人不復思游鳳凰臺樓成公奉檄之羊城未及讌賞初夏參軍深州田君攜榼邀余登焉長空洗鏡百里一碧萬象羅列皆在其下有與造物者游之想樓下江心有泉甘冽潮人鬪茶者皆汲取於此田君命童剡泉向僧借茶具烹活水余與田君坐亭中埃之茗熟啜畢將布席臺上忽韓山生微雲一點金蛇掣空劃江而入暴

雷輓然奮擊若電引之自江底出者黯雲四合橫風搜樓山木叫
號雨馳江至從簷瓦臺檻瀉下如銀河奔灑濺珠碎玉風中襲之
有萬馬喧逐聲余與田君擊節浩歌以當之雨止雲帶環山其長
巨海斜陽激射蔡家園市得微煙繡之皆成金紫色布席豪飲坐
待月上林壑蒼茫江波激灑漁歌棹謳又如在瀟湘洞庭間也余
語田君世閒山水皆可成蓬萊方壺觀特無巨手慧心人爲經營
布置之耳觀察公爲是樓也以僻收曠因險出奇順其自然極人
巧天工之勝而未嘗一日享之余與君觴此頃刻而收四時之景
其遇可不謂神焉恐此樂之不可再也而爲文以紀之

得瓠軒記

余滯羊城未得歸僦居小巷榕樹下稍讀書朝仰而恍焉忽焉夕
偃而適焉覺焉感而取鷗冠子一壺千金之說名其軒曰得瓠夫

咎世或寶爲康瓠與或視爲堅瓠與聽之而已若使蠶於筐籠焉

則予又不能也

家氏謹案訓作於乾隆丙申先生卸海陽篆滯羊城未得歸實小屏居之顏以今名記中放乎中流

波濤震撼數語皆有爲言之也先是先生治保昌獄梗方伯命百計阻撓及丁外艱洵盜連剽商船前二任事也先生接緝不獲既被劫方伯將甘心焉以李制軍再任免毋怪乎其心愧目俸也後十三年游梁晉開陪陳留王冠山詩云欲殺人何在餘生事未乘可想見當年傾陷之甚矣

遊楊歷巖記

出南雄城二十里矗立雲表者曰楊歷巖志載漢樓船將軍楊僕駐師於此故名考秦立五嶺戍梅銷屯臺嶺又曰臺關封臺侯其將庾勝亦戍此始號庾嶺嶺路在今張文獻公新關路之西二十餘里石磴微茫一綫猶懸樓船師下瀆水由茲道無疑丁酉三月朔余往遊焉未至五里澗流奔瀉有桃花片片出風泉交響心樂之轉小峯由石橋渡澗從左丁拾級上入龍祠祠嵌澗壁竹木半

拂煙翠，予行飛廊曲棧，皆懸澗中。洞駭不可俯視，巖窪其腹，可
受百人。泉從頂兩道下，絲飛珠洒，映日成紅雪。僧房冰簾中，柚花
覆焉。鐘魚之音，冷然寒綠澗中。石龍昂其首，聞瀑數壞祠，有形家
救僧於龍，項鑿銀鐙作鎖狀，乃止。繁花雜遯，幽禽對話，亦神栖地
也。樓船與伏波同討南越，其陷尋陝，破石門，鏃呂嘉之眾，以待伏
波。其功不可謂細。迺殺降，燒城，越人不附，歸命伏波，誦功德，廟食
千載。樓船姓名，問之土人，無能舉之者。仁與暴異也。擊東越，征朝
鮮，功名卒不終，宜哉。然今所歷之地，巖泉澗石，作弓刀鐵馬摩挲
聲，其英氣，尙毋猶有存焉者耶。飯僧寺畢，援筆記之。匪獨志泉壑
之美，亦爲口名將不善居功者惜也。

南四二將軍祠記

余曩聞新文人稱陵陽道中二鐵將軍廟靈，庚子四月，從東壩有

事陵陽由下坊沿三溪行石壁聳立千尺下插洄潭窪其麓嵌以小祠前覆瓦亭其上喬松巨櫟虬蟠猊攫鱗甲下垂若輔翼然陰寒之氣砭骨肩輿負擔相摩擊絡繹人指曰二鐵將軍廟也神像尺許鏤青黼黻瞻拜畢側身摩兩壁碑年久剝落香煙堆蝕不可識獨神座下有小碣稱祀唐義士南霽雲雷萬春亦不知創自何代祠上下左右懸小額願者多至百餘溪壑幽怪風雲閃忽神爽憑依宜也余嘗謂自古忠臣義士捐軀殉難血膏原野而其英魂毅魄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扶世教以感人心如水之行地浩然沛然東西朔南隨處充滿有非朝代疆域之所能限者睢陽張許二公神入海賈夢以兩像授之遂潮州遂建雙忠廟與吳城張令公廟至今赫赫二將軍其裨將或著矢於城上或刀鑿指於筵前與張許二公嬰守危城大小數百餘戰雖力窮同殉而挫賊之

銳使不能南窺江淮一步厥功甚偉宣州亦保障之鄉或見之於
夢或示之於乩祀而獲福理之所有亦何必尋建廟之原鑄像之
始也哉既立成七言律一章粘壁復作爲記後之過斯祠者諒不
河漢子言也

男聲

有泰
如裕

孫啓

宇
沃

豐校
宇

紫峴山人文集卷九

湘潭張九鉞度四著

姪孫家斌重刊

記二

崇安寺六朝松記

走中州千餘里厥木惟栝柏上羊腸坂躡太行之巔始見松太行之松秀延巖谷最奇偉者陵川城北崇安寺六朝松出栖鳳掌迤望白雲中濃翠浮空者是也門人熊子東川館子寺中寺崇構麗彩甲上黨松覆其上志載隋開皇閒建唐曰丈八佛寺元易今名松爲隋時物無疑高不可尋丈計仰視虬枝擎攬如從谷底望嶺頭翠蓋蒼旗飄渺元灝日月星斗行宿其內抱可五六人龍鱗銅甲荒唐斑駁豔繡蜿蜿欲動崔伯易賦其大蔽牛恐未見此根穿峻坂下深無底螻蟻不敢窟聞有東西二株明神宗時東者風雷

徙去寺僧補種今已二百年尙未及腰膂子所見六朝松有名者
長沙嶽麓寺京都慈仁寺金陵吳氏園此爲岱長焉賦五言古詩
有獨對丈八佛橫撐尺五天句熊子歎爲工切松前爲古陵樓陵
川春秋陵子壽胡國故以名樓高瞰城堞脊吻尙伏松下樓前左
坂有大堆曰石勒墓史載勒死柩夜出潛瘞山谷閒效尉陀故智
或曰真墓在今佛座下前代脩寺欲掘之聞怪聲發乃止松疑其
墓樹似後趙時植子謂勒以梟雄之魁翦刈晉室吞王彌滅劉曜
虎踞二十四郡其虓聲戾氣爲森風爲暴雨爲怪樹石爲惡獸理
或有之若茲松則非良臣碩輔端人正士老佛癯仙無可比擬肯
爲匍匐守羨道使鬼作憑依耶不足信日布几簞聽濤聲高低贈
簪鐘磬笙竽爽心愜慮尤於朝陽夜月爲宜忘身在羈旅居頃之
熊子以高寒移余居城中郝文忠公祠猶時時來樹下晤對摩撫

如訪良友焉。嗟乎。嶽麓慈仁。諸松皆賴。騷客詠歌。傳於世。茲松產絕。陁遊屐罕。至世無知之者。然則士之懷貞抱亮。羞與桃李爲羣。君相所未知。選舉所未及。徒自偃蹇於荒巖邃壑中。老而不悔者。豈少也哉。物有待而興。惜子非其人也。

陵川菊嶽山白龍祠記

上黨黨於天。爲天下脊。陵川又脊中頂地。高寒季秋降雪。至次年春暮乃止。不宜麥。僅種粟秫。收穫甚早。恆畏旱。大行諸峯川澗。若建瓴雨。則洪水洶湧。破巖直瀉。涸可立待。雖有泉。走亂石。若涓滴。不可蓄洩。故民祀龍神最重。風出土囊之口。挾雨橫暴。疾雷乘之。冰雹大如斗。傷禾稼。立盡。龍祠內兼祀冰雹神。白龍泊澤潞遼沁。爲諸龍雄長。祠於城南菊嶽山。歲數見於郊。季夏各村民昇其龍。神蜺旌。隼旗。繖。值中人之產。巫吹簫擊鼓。喧闐霄漢。朝於祠。跳舞。

轟虺以娛神山巔老松萬株環列虬蟠攫攫祠臺其中軒騫赫眇
左面皙素袞冕秉珪白龍神也右冰雹神面深赤兜鍪絳袍執弓
矢俗曰羿也以射九日祀之事殊誕祠中陰風颯颯壁濕磽潤疑
有之而蜿蜒出棟桷閒出祠澗瀆無際八陘九河足底震動不使
久竚同遊高安王渭川語余高山神多靈龍曾從湯王廟座下破
石出時方演劇觀者數百人皆不知次日雨余曰聞之記能禦大
灾則祀之矧職雨一方者乎雖糜民財於祀爲正獨怪澤潞間陋
習如烈風起遍野揮戈擊鉦叫號怒詈曰捕風雷將成雹以鎗礮
弓弩射之而止曰擊雷與射天笞地何異又有澆魃母事更慘酷
魃母者旱時產婦生兒或形不全眾驚噪曰魃生矣急鳴鼓角挺
器械登屋破瓦羣呼躍下剉其兒擒產婦出至塲爭剝寒水澆之
問何日有雨每立斃刺史陶公自悅詳請上官立重法稍戢然未

除周禮國大旱司巫帥巫舞雩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逆時雨甯
風旱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也政令之不時刑罰之不當民於是
乎有怫鬱乖戾之氣天於是乎以旱降罰昔魯穆公欲暴尫暴巫
縣子猶非之况愚民嫚天詬神戕無辜之命以求福乎曷亦自咎
自艾以回天怒也近聞屯畱有廟不知何祀旱禱雨輒應賽會時
村民飾二童女送廟薦神宿天曉迎歸違者灾益甚民女未經宿
廟者人不敢聘此則河伯娶婦五通誨淫事矣夫兩者上天仁愛
斯民之澤而淫暴之鬼敢於憑依爲厲假天帝威靈之柄以縱其
欲此又龍神所得倣古專征伐直討其罪也夫民則何知之有誰
生厲階至今爲梗嗚乎惟在上者崇正黜邪剴切訓導毀其廟碎
其土偶投諸水火如西門守湯中丞之勇焉而後可也

灑東書院謁 至聖像記

前明嘉靖年間閣臣張孚敬奏請天下郡縣學毀至聖像易木主命下大吏奉行惟恐不速次及河南府學眾昇像出文廟將棄之於瀍水有庠生孟大智者袒括衰經奔至抱像號哭聲震天地誓以死殉主者怒欲科以抗旨罪有從中解者曰是生因保至聖像理直氣剛罪之不祥且朝議欲易者郡縣學耳吾聞闕里及四大書院皆像敢盡毀邪苟移置義學奉祀無害大智收涕謝曰卽瀍東書院可矣瀍東書院宋洛陽城內外四隅十書院之一也是時周南書院尙未設瀍東在舊東中門外銅駝巷右下臨瀍水近且僻靜乃奉聖像於內大智立塾課子弟於此終老焉今歷三百餘年矣余主周南講之秋月率諸生祇謁焉地橫瀍岸廣袤不數十丈宮闕門廊雖小規模秩然至聖像素袞冕旒左泗水侯右子思子侍坐亦冕服有龕有幔有几筵一庭肅穆雍和睟乎有容古柏

覆於地疏竹窠石環於階石院爲堂三楹可講讀茂樹成行邛山
爲藩瀉水繞牆足風起如竽瑟鳴相與徘徊不忍去余謂諸生永
嘉以新進議大禮台世宗意驟用至首輔天下後世言禮者羣攻
擊之枋國後勅革典制毅然獨斷易像爲主其一事也當舉世波
靡之日大智能以屨書生發義憤如烈日秋霜之難犯使聖像不
潰爛於洪濤巨浪中至今先生俎豆匹夫不可奪志其信然乎卒
以孝子祀鄉賢祠天之所以報之者隆矣諸生僉曰孟生事載通
志寥寥數語未盡先生追尋舊蹟發爲偉論孟生鬚眉猶躍躍欲
動使海內知吾洛庠序中有此義士傳之益久且遠請書之於壁
以示來者

遊九龍臺記

張子客洛之歲重九日門人載酒於車舉魚於網迎而登乎九龍

之臺謁龍神畢觀九子嬉弄像輓龍井井居臺之半而深不可測
詭其靈異相與擘龍門柿布肴脯而飲焉張子慨然歎曰二三子
亦知今日飲酒之樂乎此龍神所貺也方子之至洛也數百里陸
海無毛斗米錢千餘黃沙黑靈翳於天疫風炎日瘠於地出則見
餓殍盈途流亡枕籍野哭之聲不絕有婦人出懷中三歲兒置之
衢人不肯拾哭而棄諸洛水聞之酸鼻當是時子與二三子閉門
擁書相對愁歎食且不得下咽也敢問遊事哉及太守順俗激龍
致雨事厚灑水橋下潭水畢設壇城中召靈巫祈禱自齋戒三日
率其屬步行詣臺籲諸龍神取井水於孟奉壇上時有邀子往觀
者子懼檣散旅人不蠲不潔獲疾於神又不敢輒以薦見今神澤
既優渥秋既登麥且播種矣曩時愁慘昏札之氣化爲澄和民色
漸腴登臺而望灑洛交漪少室萬安諸山皆躍林表知龍之樂居

於井將大沛澤於爾民使予亦得銷其羈旅之感酌斯井也敢不
醉飽稽首以仰承神貺皆對曰然張子曰子嘗稽臺之始矣郡志
古蹟闕焉邑志載而略今尋祠廊下碑皆近人作文鄙俚堪捧腹
曾讀歐陽公河南淨垢院記中有彭城錢公禱雨九龍祠歸語是
神著祀已在宋仁宗時但未識臺建何年爾志於神祀之關民生
者不力爲核訂徒撫拾漢魏晉臺名以供登高憑弔之助神不其
恫之邪皆對曰先生之論覈矣請大書於碑知吾洛九龍臺之始
使後之人有所考

偃師重修二龍廟記

偃師城北三里許有二龍溝青壁夾立亂石蹴踏溝之上湛然一
泓爲白龍泉下黝然者爲黑龍泉不數百武龍分居之石各黑白
誠異蹟也故其降雨最靈且速溝右懸厰有二龍祠廟制卑狹棟

宇穹削，過者愀然。先是城中無龍祠，卽以廟中石像置二程書院中，使朔望瞻謁。南皮湯侯至之春日，取二泉畔黑白石，分琢神像，以旗幟鼓吹迎之，卽得雨。宜麥旣而歉，曰：山川靈氣，蜿蜒鬱積，噴爲兩璇源，神或憑焉，不妒不攘，和衷協恭，以降上帝之澤，而廟貌摧殘，弗蠲弗潔，神不恫之耶？迺緣犂确，尋泉源，旣奧且清，相度爲新祠。是日卽雨，興工。日又雨，侯曰：是神之先貺我也。吾□其可止已。爰撤舊祠，加崇焉。前爲捲棚，三楹，繚以周埒，自溝磬磴五十三級，螺旋以上。凡棟梁椽桷階坵，甌之屬，務堅栗耐久。遠神像，皆袞冕執珪，風雲雷雨土穀之神，環列左右。竊然以深翼然，以肅儼有英爽，颯來祠前。山谷環抱，煙嵐吞吐，與藻井雕甍相耀，庶可壯威靈而重感格矣。是役也，費二百餘緡，有奇。皆侯鐫廉爲之，不以勞。故余前脩邑，乘採訪紳士，以其小遺之，茲重過毫邑，廟新成，爰

補記脩祠之年月請侯樹諸石時己酉八月既望

永甯訪脩薛文靖公墓紀事

永甯自春秋戰國以降峭阪迴谿跨函引虢托秦晉門戶爲金戈鐵馬之場隋唐峭南道開兵氣銷爲日月軒蓋往來川原竹林之勝始出白太傅文潞公司馬溫公遨遊觴咏遂稱勝地而人文尙未啓也元薛文靖公以卓犖之才懷清剛之操甫官餽使棄之去築室深山屢徵不起日與辛女几元遺山杜善夫諸賢談經講學闡濂洛關閩之緒立學以訓鄉之子弟爲洛西人文開導縷于正齋學士文章氣節能承先志捐宅建書院陶育人材其後蔡參政宋康惠張中丞趙方伯豐功毅烈彪炳千秋風氣之先實文靖公父子開之也舊傳遺墓在王范鎮北山原下有元程鉅夫承旨奉勅撰碑府縣志俱搜採未及文靖公父子墓至無人能指其地今

年余適主脩邑乘，急約家邑侯楷，并騎訪焉。穿荆棘，袍爲屢撮，始見雪樓先生碑，陷深坑中，搢土繡出之。文字猶完好。元延祐敕文亦在焉。美道崩壞，封鬣平奪，後裔至以其地出售他姓。余爲忼然心惻嗚乎！羽客溜流，葬髮之塋，瘞骨之堆，皆得有門徒爲之焚香贍拜，而爲一邑開文教。先賢栖魄之區，荒廢至此，更數百年，野老畊之，獮貉噉之，蚩蚩之民，何知焉！此固守土之責，而脩乘秉筆者，其咎詎不重與！急勸侯喚其後裔，居寨溝者，至代爲償價，毀劑重立雪樓先生之碑，以表之。并學士瑩亦崇其封識，復恐日久就湮，於王范通衢，大書神道碑，以揭焉。俾騷人文士過而瞻思，憑弔文靖公父子英靈，其不終消磨于荒煙蔓草中矣。

武岡劉氏新建宗祠記

河內縣察武岡劉淑菴先生守東都時，一日至周南講院，問余曰：

予族人醜金建宗祠以合族余捐廉首倡既庀材矣今宗祠與古廟制異同若何余曰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氏注謂別子始爵者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祧爲小宗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今宗祠蓋自茲起鄭注又謂別子從他國來別於本國者今宗祠中以始遷祖爲始祖其義亦權輿於此又問祭器制度余曰古者大夫祭器不假堂五尺席再重三牲五鼎不豐不殺言其稱也昔文潞公作先廟於洛陽請領禮器儀制宋史以爲知禮此之謂也先生復以前溪族譜屬余校訂始知武岡劉氏自南唐評事公遷撫州之宜黃爲宜黃始遷之祖長史公遷安福前溪爲前溪始遷之祖子理公遷湖南寶慶府邵陽爲湖南始遷之祖余謂先生作宗祠以子理公爲始祖下遞爲宗方與王制大傳之義合先生皆以爲然且曰祠成子其作文記之余

自汝南旋里歲丁巳聞先生大梁訃又三年客星沙嗣君彙園員外既釋服與小阮江洲學博告祠落成以祠制節略并圖來請記余覽之祠中正龕以子理公四代居之兩支之祖宗咸列東西兩龕以分房祖配享下四龕配享以世次之或品行卓犖或爵位有聲或勤勞可紀無忝厥祖者使遠者不致荒渺難稽近者亦無淆亂濫及而評事長史有崇祠在前溪者缺焉謹嚴包括不紊不濫洵足爲天下宗祠楷式矣余惟王政之至今存者教民親睦宗祠其首務非僮崇棟宇耀彩聖列俎豆豐庖湏而已將使子孫誠敬精神通於祖禰來格來歆介爾景福至合食之道又必衣冠有秩長幼有序揖讓雍容成禮而退而爲之尊長者於是時宣禮讓之教敦品行惜廉恥讀書稽古力田逢年無恃勇欺凌無講張爲幻咸歸淳樸劉氏一族將更昌熾未艾綿瓜瓞衍椒聊大振宜黃前

溪之終而觀察公啟本倡首與諸君子竭情襄仗之苦心然後可
以無負也歟

昭潭書院題名扁額小記

余以甲寅主昭潭講席次年乙卯何生哀然舉於鄉蓋創院五十
三年以來所未有也今歲嘉慶辛酉值拔萃科徐生入選秋闈南
北登賢書者遂得八人文運地脉鬱久必興上應昌期良非易易
焉敢貪天之功爲己力所幸帝曜奎祥榮施吾黨更荷諸賢宰深
心樂育不以余爲衰髦俾久且專會逢其適耳院中旣同捷者多
不可無以紀其盛迺舉行題名舊典書請額懸堂壁爲雁增先兆
後之璘璣繼起者視此焉邑八十一老人識

重脩楚山觀碑記

竊聞靈山活水表一方之形勢者乃著其名梵宇琳宮壯千古之

觀瞻者斯垂不朽。惟吾潭邑宿號名區，山排一字之文峯，水漾五紋之秀彩，而攬七十二峯，以昭勝概。歷千四百載，以耀靈光者，則楚山觀也。稽夫觀之始末，建於晉世，修自明時。閱六代之繁華，經九朝之兵燹，雖荒廢於至元之末季，復中興於洪武之六年。地敞金華，面郭起三茅之殿，場開玉局，臨江標九斗之壇。西控烏臺北，憑龍壑，東襟昭嶺，南珮金霞，崇絳闕以奉三清，列碧城以迎七宿。金榜燦蚪文之篆，玉函騰龍氣之精，香界三天，接西禪而共靈鐘。聲萬壑，播北郭而遙聞，久爲羽客之精廬，洵屬湘城之勝域。洎乎昭代，又百餘年，棟宇頽唐，牆垣剝落，林交燕麥，徑擁狐榛，神興露處之嗟，夢雨常飄。古瓦鬼竄，塵承之跡，靈風不滿雲旗，豈真人亦遇愁魔，何仙境難逃塵劫。桃花落盡，元都惟剩豹苔，芝草刷殘，碧落不聞鶴唳。此故宮歎過客，所以傷而古廟行詞人所由賦也。黃

南之... 矣驚心奪然... 仙首特矢駕摩之念欲還鷲館之觀糾善
信... 來扣施彈先... 而動造作牆加登築殿脚方牢礎定方中石
頭亦... 應構三重而作午廊周兩翼以延庚修奉聖之龕既營寶
座奏迎神之曲復建崇臺土木之工鳩集既八材之備奐輪之美
鴻裁賴眾力而成遂使紫府更新清都再現紫磨之金容轉煥丹
房之瓊笈重函好教十賚宗元栖真石室何用四明狂客乞賜鏡
湖當嘉慶之庚申迄闕逢之甲子計功之成也業經五載樂神之
安也可卜百年雖一己之興仁實十方之就義脩茲淨果復晉代
之遺規結彼勝緣滿唐捐之宏願爰由經始以至落成紀經費於
青珉縷芳名於紫篆從此雲華傑閣直與高峯之檜而長存金錄
道場且同泮水之宮而俱永矣

紫峴山人文集卷九

楚山觀記

九

男聲

有裕泰

如幹孫啓

沃豐宇

校字

紫峴山人文集卷十

湘潭張九鉞慶西著

姪孫家棧重刊

文

弔陸機文

穿毫郊之荒榛兮，瞰陽渠之高濬。寒風蕭蕭其振柯兮，野獸駭走而號羣。思典午之舊蹟兮，士衡於此乎敗軍。昔蒼鵝之兆亂兮，肆晨化之殞毒。八王乘釁以操戈兮，自刀俎爲魚肉。倫旣睢刺天常兮，穎亦覬覦乎神器。首舉兵以犯闕兮，交吞噬於罔父。構成都爲連雞兮，吁反覆其可畏。何夫子之感私恩兮，罔詳大義之順逆。彼負莽操之奸資兮，豈桓文之勳業。倚板詔以立功兮，腹心摧而莫赤。盛名不可居兮，矧羈旅之驟陟。遇小夫之悻悻兮，失包荒之大術。怨谿奴之作督兮，靳公掾若己出。知失律之當誅兮，又縱虎而

反噬懼首鼠之兩端兮。又羸角之自折。驅書生於鋒鏑兮。若飛蛾之赴燕。交蜂蠶之螫兮。彼昏狂其焉察。騏驎制於螻螳兮。鴟鴞嚇夫雛。鷓闌入豺狼之羣兮。焉能身之獨完。悲雙壁之俱碎兮。孫賈不得鳴其寃。非視死如歸兮。尙何自裕之安閒。景夫子之文藻兮。希班張而溯風騷。多材生於亂世兮。天不惜其所遭。明珠當褐以懷兮。太阿亦匣以韜。栖惡木而飲盜泉兮。入陷阱而嬰烹炮。嗟夫子之一擲兮。其泰山與鴻毛。惟斂德之避難兮。亦窮大之失居。豈入洛而逢弼鬼兮。談易理而遺諸序。豪士之賦兮。戒高位之難殉。戴顧勸辭弗從兮。張潘覆車而莫聞。文人言行不顧兮。羌不解夫鸚鵡與鷓鴣。撫篇章以流涕兮。固丁陽九而難逃。過華亭之故居兮。聽唳鶴之灘聲。氣秀杰以猶存兮。三江滌而九峯青。思萼鮪而速歸兮。吾獨愛夫步兵。

慰臂文

右臂舊傷老觸復發夜不成寐戲作文以慰之追觀生平聊以解嘲不自知言之汗漫云

孰噴汝之粵牽掣曳搥搥膠葛震撼而靡甯振汝以行搜尋漢碑
摩抄岐鼓掉鞅文壇超乘藝圃肩交吳越矜拍齊魯跋扈鴻都憑
陵幕府萬言夜掃疾如風雨汝於是時有力如虜鼓汝以登跨匡
廬凌祝融弭天門攀秦松把緱氏之笙打太行之鐘捉華首之蝶
挾玉梁之龍踏九頂蓮花與汝排翼而入乎雲中掉汝以游傑閣
管絃高臺花枝揮斥詩箋拇戰酒卮舞蔗拓戟長袍曳披羗肩快
斫蟹螯堅持挈五陵之豪傑提河朔之男兒孰起以捉袒而示之
汝亦不垂厥手而酣嬉淋漓胡爲阻脩翎鍛健翎挽馬撾隨老革
手板腰笏仰希顏色束之縋之使汝不適棄賈董之精醇厲申韓

之鏃刻鍛鍊周內不合繩尺汝角而抗吾矧其力弗獲乎上咎所
應得惡嶺毒霾終墜崖底鬼窟須與深淵尺咫賴汝支撐幸而不
死嗟哉汝乎傷自勞始欲以溫汝無膏紆裘欲以壯汝無珠錦鞞
披褐提鉛從貂褸游連襪倚裳入厩養僦鬪我年華雪霜車舟利
汝張弛詩書鋤耰垂堂騎衝悞於倉猝未遭蔗擊儼受鎗竊熊經
鳥申導引誰術金液黃芽滋潤誰乞因循委頓復延歲月老猶倔
強胡不戒也昔何身手抑何億也方今猿臂將軍神臂大帥建斷
臂之謀揚刺臂之勢蒙劍著鈇援桴動膺臂賈餘勇獻功敵愾亦
有中黃賁育之士城防鄉練之徒銜刀拗憤制挺怒呼焚礪穴遠
奪隘鏟邪臂奮其忠肝義血効勇前驅而吾雉樊魚慘廬閉螺伏
倚必養和振必槁木請纓志灰據鞍勢蹙無承蜩之能乏繞尾之
軌汝縱憐吾不以爲羞吾實負汝其又何尤然而偷生平世佚老

窮廬褻衣大褻腕運得舒孫扶兒掖指揮自如飢粥一甌濁酒一
盃仰而悅悅俯而蘧蘧卻蟲臂之交背任螳臂之當車忌者不得
搯扼妒者不得邪揄招煙霞爲頤養弄文章爲戲娛通人達士寔
然至止猶能上下三千年縱橫九萬里揚祛鈎袂撫掌抵几汝若
懸五石之弓躍然而起汝乎大木拳曲以不材永年其形也完支
離髀脅大役不受功其用也偏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其天也以勞
全故櫻甯者成忍辱者存智軋名爭不如葆真汝安能緩汝肉驚
汝筋萎汝腠理兀兀然誇揚生左肘以自喜吾將爲汝解天弢和
天倪讚宣寶偈超轉靈機若軸膏輅若環旋規不滯於迹不限於
知動罔不臧行罔不隨八臂耶百臂耶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耶窮
其譎詭吾不得知亦安能學莊生思汝化雞化彈以求日夜鴟炙
爲

官石巖禱雨文

始興城西

走赤日兮黃塵望靈祠兮渴奔松虬蓋兮柏螭蟠陰房繆幕兮杳
不見天仰玲瓏兮三品石東雲西雲兮出以入攀緣虺疲兮神心
則憚穿叢篁兮豁衍開鬯芬手挈兮下崔嵬靈綬綬兮隨以來兜
整犀甲兮兄弟搖芝旌兮颺蘭旆雙桃垂兮含海意石一卷兮潤
天地紛總總兮靚巫釵攢羅兮髻尺餘芻帚兮花裾播鼓兮吹竽
跳歌舞兮哀以吁擬金兮伐鼓椎大牛兮氣哮虎取血管兮進俎
雜豕兮肥荇千人號呼兮繞庭廡嗟吏兮州土臣辭無由兮叩
帝闈願神秉笏兮朝天門伏彤墀兮陳言天膏兮不可稍屯降雨
兮惠鄉之民

潮州大水禳門文

甲午仲夏余令海陽大水猝至余率紳耆設壇禳焉逾

夕水退民以爲誠余得盡撫卹之勞始免轉徙

水歸其壑大海在南郡逼於江金山之下忽積霖之肆虐致巨漲
之遭罹民如懸兮萬家城不沒者三版事孔棘矣憂如之何惟韓
江之神水德靈長明禋歲舉安瀾自昔降割匪今憫涪洞之驟乘
土將產龍駭懷襄之漸甚吾其爲魚縱敎負土填門不過權宜之
計若論投圭沉璧恐無希世之珍用敢布堞設壇燦香伐鼓望洋
驚歎伏地喁吁各棄冠裳誓與城防立殉盡拋羊豕務令水鬼飽
餐伏冀神力拯危天心悔禍疏义河之血脈開急口之咽喉由地
中行來天上落斂怒沙爲繡綺挫龍鼉蛟蜃之威出碣岸於晴原
迴黍稷稻粱之色庶豐報賽以答慈恩

先農壇禱雨文

代吳中丞紹詩

竊維雨暘時若聿彰調燮之功稼穡順成端藉休徵之應惟二氣

之調和不爽斯偏隅之惠澤均霑念江西一省雖襟江帶湖之地
實依山負谷之區自連秋涸洞爲災頗遭昏墊賴今歲豐亨有兆
始免艱虞豐盈固待於秋成勤勤先資於東作方期陽春布澤快
覩好雨知時何當烈日如焚漸致水泉將涸早禾未播莫覩青葱
二麥漸乾幾憂黃落卽此萬家井竈將同涸轍之悲况今千里舳
艫更待利川之濟紹詩自維涼薄忝任封圻慚感召之未能懼災
禳之屢見虔申椒桂敬跽壇壝倘降罰難寬竊願躬膺其譴責縱
下民有罪惟求仁恕於天心伏冀陰翊

皇猷大彰法力濃雲密布甘澍宏施盈溝澮於崇朝發土膏於三
日郊塍徧洒農民悉荷蓑糾笠而來灘石皆平潛艘亦鼓棹揚帆
而進敢忘報賽莫罄丹忱

奏議

奏爲恭請

特頒

聖諭令禮部嚴飭坊賈凡刊刻朱子周易本義必恪遵經傳十

二篇原本疏

代國子監祭酒臣崔紀

臣竊觀周易一書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

發理窮乎奧數達乎微

國家取士以備一經所關誠重且大也昔夫子定易之後經
二篇傳十篇原不相混自漢儒紛紛或以彖象傳分附於
每卦爻辭之後或以文言傳分附於乾坤之後宋程子因
之於是經傳混而古易廢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諸儒起
始以爲周易宜宗十二篇之舊朱子大闡其說謂易爲卜
筮作言約而旨廣夫子作傳止舉一端以見凡例若分經

合傳則學者不玩心全經依文取義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志於是做十二篇作爲本義而古易復明至明初修大全書破析本義以從程傳之序臣以爲於朱子注易之初心未有合也且朱子本義中象上傳三字乃一翼之標題今明本改爲彖曰固已謬矣朱子本義彖即文王所繫之辭云云原注於象上傳三字之下然後提起書大哉乾元十一字復注此專以天道明乾義云云今明本合注於彖曰大哉乾元之下則彖即文王所繫之詞何所指耶象上傳文言傳類此此不可爲不朽之序明矣我

聖祖仁皇帝聖學淵源慨然復古康熙五十二年命大學士李光地等依朱子本義原本次序上溯河洛之本末下採諸儒

之考訂纂成周易一書名曰周易折中五十四年恭呈

欽定頒發太學及直省各學三煥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矣乃

當時纂修諸臣未再行題請廢明初所纂之本以宗

國朝新本是以折中雖頒於寰區學者仍守夫舊習而

聖祖改修之淵衷終未炳耀於天下後世也臣以爲大易統緒因

時而彰卦畫彰於伏羲卦辭彰於文王爻辭彰於周公卦

爻之辭彰於孔子二經十翼彰於朱子朱子本義彰於

聖祖必俟我

皇上之聖明始令天下家弦戶誦而彰於千萬世伏請

特頒

聖諭令禮部嚴飭坊賈嗣後凡刊刻朱子周易本義必恪遵

本朝所定經傳十二篇而私貿明本者有常刑庶寒士費百

錢得觀一朝制作窮鄉僻壤翕然同聲既明經傳次第必
進覓周易折中以求一經之融貫矣至近日科場上下經
命題彖象文言傳多而文周之經少殊失尊經之意亦望
聖裁將易經十二篇四題分界處

俯賜斟酌改入科場條例永爲成憲是雖有更張不過正其
次序以顯尼山真指而於士子平昔揣摩毫無所礙真
國家經學昌明之大會也臣芻蕘一得冒昧瀆陳可否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論賈州形勢

賈州葢爾之區也其形勢有可言者乎曰孫子言兵無常勢水無
常形卽地之形勢亦安有常哉今夫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一旦
武關入陰平踰所謂函關劍閣者曾不得如門闕之限焉一成足

以興夏矣三戶足以亡秦矣此一成三戶者豈有金城湯池之固哉有志者得而用之天下不能與之抗也其可以貴州爲撮爾而少之哉嘗攷貴州之地雖偏隅道窄然驛道所經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環達於西北幾千六百里崇禎四年督臣朱燮元討安位位衛設亭障置游擊紀道里之數貴陽猶人之有胸腹也東西諸府衛猶人之兩臂然守偏橋銅鼓以當沅靖之衝則沅靖未敢爭也據普安烏撒以臨滇粵之郊則滇粵不能難也扼平越永寧以拒川蜀之師則川蜀莫與敵也所謂以守則固矣命一軍出霑益以壓雲南之口而以一軍東指辰沅聲言下湖南而捲甲以趨湖北武陵澧陽不知其所守虜擊荆南垂頭襄陽而天下之腰膂已爲吾所制矣一軍北出思黔下重慶敵疑我之有成都而不疑我之颺馳葭萌也問途河北顧盼長安而天下之襟吭且爲吾所扼矣所謂以攻則

疆矣如是而曰貴州蕞爾之區也其然乎哉客憮然起曰子之言亦誕矣夫貴州者山箐鬱鬱左侏儻自

國初以及今茲苗種信信時或爲患及大軍四出則草薶而禽獮之矣未聞其爲中國患也且東出辰沅則五溪結曲爲之限北趨巴蜀則重江汗漫爲之防子何言之易也余曰如客之言所謂知其常而不知其變者也貴州之地自唐宋以來通於中國者不過什之一二元人始起而疆理之然大抵同於羈縻異域而未能革其草昧之習也夫風氣日開則人才亦漸生今中國衣冠固多流寓其間者且英雄俊偉之士何地不生而謂貴州終於狃獠之俗也吾不信已被苗頑者貪殘性生爭奪無厭見利而逐自取剪屠固其宜也然安邦彥亦不過水西支孽耳一旦披猖肆惡結烏撒以攻霑益而雲南爲之震動誘諸蠻以襲偏沅而湖廣爲之奔命

帥其黨類圍迫貴陽龍里新添以東所在焚劫而川粵之師回翔
而不敢進其爲患亦劇矣賴邦彥亦止苗夷故智無深識遠圖耳
猶且興五省之衆僅而克之西南半壁驛路殆遍尙謂不能爲中
國患乎客又曰誠如子言以水西一族而貴州全力且不能禦之
又何有於縱橫天下哉余曰此非貴州之不足恃也用兵者不知
其方也王三善督川貴之師當貴陽就圍逡巡塗次自平越至龍
里計程僅百三十里耳積四日而後達賊自畏蕙解圍引去耳使
三善於頓兵平越之時分遣精銳從遵義而進直指大方覆其巢
穴賊必潰散扼其要害至則殲之賊可旦夕平矣計不出此使賊
展轉出沒逞其恣睢動涉旬時易三大帥王三善關夢擾半天下
而後底平謂用兵者猶有人乎哉故曰非貴州之不足恃也客曰
然則貴州誠爲險要之區英雄當從而爭之矣余曰是又不然天

下有創起之地焉有根本之地焉創起云者惟此所在不擇地而皆可以有爲者也根本云者得之則興失之則亡當竭智盡能以圖之竭智盡能以保之者也漢高創起於泗上而以南陽爲根本光武創起於南陽而以河北爲根本泗上南陽非無形勢可取而苟無與於天下之要會英雄直以郵傳視之矣項羽戀戀於彭城李密拳拳於鞏洛狼戾無成千古同歎皆不知創起之地非根本之地夫不知創起之地而以根本視之不知根本之地而以創起置之其弊皆足以至於亡客曰貴州之較泗上南陽又何如哉余曰子姑置之矣夫貴州在秦漢之交亦未入版圖彼二君者亦幸不生其地耳使貴州而爲今日之貴州二君生於其地而適當亡秦亂新之際二君者其竟以匹夫終老哉

重修豫章溝議

豫章水利自唐觀察使韋丹始贛江受京師二江洶湧澎湃至省城東南分兩支一支排三洲循城而下甚急潦水衝溢爲心城內三湖曰南湖東湖北湖恆汜濫壞廬舍韋公乃外築捍江隄長十二里疏爲斗門置閘以走內外水曰十門九津九津者以洪範九疇五行五事入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名其津也水患息民感其德立祠永祀其時尙未有豫章溝名宋時東湖以北羣公舊蹟就湮乃開爲長溝甃以磚自東湖東北隅首受水引至庶徵津斗門出始名曰豫章溝東湖閘口有亭宋孟太守作碑文無傳亭久圯其舊溝圖多存世家大族中勝國甯藩肆恣佔民地爲苑園溝盡塞此唐宋以來溝開塞之崖岿也藩國旣除溝地民始居之大府吏胥諸營兵卒又盤踞其上三湖水不得內外宣洩積霖暴漲陷或一月或兩月人蕩析離居患最烈鄉之薦紳大夫

屢建議思濬復豪猾游民不便己乃倡爲形象利於民不利於官之說紛揚阻撓百口隨附既不可費水衡錢又不能勞闔省捐助守土者疑畏相參首鼠遷延屢議屢罷此又不克重濬之情勢也閣下剛大正直公忠體國有古大臣風力駐節後凡爲民興利除害如建各壩開清濠溝次第舉行稔知此溝關係甚鉅虛懷詢問今新城陳紳守訓能踵父兄之志獨力仔肩呈請疏濬九鉞適奉調來南昌閣下昨召至政堂手出所呈舊溝全圖曰設官所以治民苟利於民矣有患予自當之惟是考原委相形勢計利害決成否闕浮議秉公無私以成美舉此地方官之責其悉心履勘詳議以上此千載一時不可逢之佳會爰偕陳紳屏騎步行自五事津斗門起卽有溝溝底有鐵人九猶韋公所鑄鎮水患者溝尾卽南湖首湖中爲躍龍橋過橋學宮右湖盡又爲溝穿迎心橋通東湖

至貢院西牆角則舊豫章溝閘口矣溝身及甃磚濶丈餘貢院後溝猶在迤北市塵外或隱或現微茫一綫猶可辨至應天寺左溝在更甯營卒園牆蔬圃中然每有池塘其首尾溝舊甃磚露出舉鋪則溝立現入北湖至毛家橋溝身全出又曲至澹臺門出庶微津斗門溝約計長七里又查至城外斗門下卽李家山前港達賢士湖又下青山湖出聞會贛江悉與舊圖相合九鉞竊謂開溝有十二利潦水不得衝撼外隄廣潤寺埠兩門開商廩儲棧無損利一濠外水深糧艘鹽舟可停泊利二湖孺

皇殿學宮貢院龍祠無灌浸坍塌利三溝關閩省文脈勝國正德以前溝通時鼎元宰輔最盛佔塞後遂少今脈絡疏通警人精神振復文運必昌大利四撫學臬巡諸署積潦不致撐舟往來利五濱湖民得安枕無沈溺慘無遷徙勞利六闔城人無痠癘瘧痢重

髓之疾利七流六街之惡不須歲捐利八瓜果蔬菜皆贏收利九
城外賢士湖淤淺兩岸田數萬畝得溝水洗刷湖水流暢不壅滯
汜濫民得畊穫利十溝湖水深旱可澆灌利十一諸湖鱉魚藕菱
芡利十二其利於民不利於官之說閣下既毅然奮明斷力闢其
非矣若謂恐外湖潦水倒灌入城更大不然江自螺絲港迅流過
城如箭駛急且險至青山關乃平自五事津斗門至關透迤計高
三十餘丈觀城外水勢卽知城內昨查城外庶徵津口北湖水涓
涓流出詢土民皆云城水甚高於湖賢士湖又高於青山湖青山
湖未聞倒灌賢士豈有二湖逆湧數十丈灌城者最不可信謂折
毀民居不便查踞溝上者不過數十家耳給以徙費甚易以數十
家之遷移較數萬家之沈墊孰輕孰重謂溝宜從

皇殿前出者聞故老云向會開掘流不行至謂不宜陳紳獨任恐

貨不繼宜檄下各府襄捐此則忌人專好義名且思厠名闕入希
分肥不辨而知其妄也九鍼又謂陳紳專辦有九便溝工奏請始
辦

皇恩必予議敘紳踴躍易藏事一便鉅萬之貲久儲以待

旨下卽擇日興工省零星勸捐曠日持久二便舊溝用甃發易傾
缺今概用長厚寬石綴鐵固之三便省城近鄉石鬆脆不中用今
石採自建昌山中堅剛能禦衝刷四便所用工作皆其村農佃民
聽驅使無喧譁無逃匿五便新城石工趨捷而勇知土性善刨掘
不似召募些窳惰民徒糜食六便紳率子弟族戚朝夕監視無侵
蝕七便不用官吏胥徒役省食用杜侵冒少鞭撻工且迅八便應
天寺地廣濶葺破僧寮栖止出入有禁竟工無滋事者九便收十
二利兼九便官不勞而事集民不擾而工固破庸人之論開豪傑

之門將來遇公事必有鼓舞興起者闔省幸甚千載幸甚至興工時嚴查土猶驚擾防木石偷竊巡行慰勞工竣後立示禁民搬新石潦時相內外水勢斟酌開口洩閉又地方官所有事謹詳議於右冀閣下採擇焉

似蘭說題朱礪東畫蘭冊

包山朱子礪東以所繪墨蘭冊示予予曰子之畫蘭西莊光祿贊其工矣子亦知子之蘭所以工乎昔靖節之菊元公之蓮和靖之梅品直性情所近故嗜之彌旨惟畫亦然揚補之清節獨標不污權奸後世以品高似梅補其畫梅曰梅神曰梅禪予之知子深矣子處蘭闥之中蟬蛻於泥滓其蘭之生陂陀藪澤榮而挺妍乎樂羣舞雉平易近人其蘭之伴射干雜荔挺鳥羽蕭艾之間乎所居湖山辨堂經史充樞古懽羅廚日嗟哦於一百四十四峯山房中

其蘭之友文琴借綺石列棊几珍而不可褻乎不借譽於熱官不
蓋難於顯要隨興會爲揮灑不受逼促其蘭之居空谷懸崖未易
探擷乎爲詩獨抒性情得清新俊逸之妙其蘭之馨微露轉風光
不言白芳乎座上詩客嘗滿春秋佳日攜樽挈侶探梅訪桂朋箋
連什其蘭之臭比同心英聯朋友乎往來湖湘名流傑士望以爲
歸不期而集其蘭之一枝香有餘在堂滿堂在室滿室乎浩浩乎
與湘岳相吞吐而不知興會之何以舉熙熙乎以煙雪爲供養而
不知箋障之何自生融融乎意爲蕊心爲葩神爲風韻而不知何
者爲鄭趙何者爲王陳格吾玩蘭而愛子之和且潔淵且靜也爰
爲似蘭說証諸光祿并以告世之觀子蘭者

跋

湘帆詩話跋

庚寅閏夏

九鉞

省湘帆叔於星沙信宿蓉湖亭澍雨瀉竹新葉吐

波啜苦苻御輕颺展讀叔觀海學山二集燭屢折聖不知有溽暑

叔復出詩話一編則就二集中摘錄爲本事詩者也叔之言曰余

乙卯以前二十年學於遊自丙辰以後學於政今老居 賜錦之

樓回思舊遊如夢如塵不可尋其迹然故人時來酒酣耳熱以奇

文疑義相質有索稿者則錄其原委以贈至於感舊懷人稍有追

術昆季羣從時相遇酬答亦紀以爲樂積盈篋衍遂附鈔胥而生

平學政崖略具見斯矣他日晴簷負曝偶緝茲編塵海風濤宛然

如昨而五六十年來父兄師友之音塵亦如晤於嶺雲城翠間未

嘗不輒然笑喟然歎也

九鉞

往復尋繹每一條必擊節稱快記己

卯孟夏叔以卓薦入都

九鉞

迎謁道上車中出曲沃新志辨聞喜

非曲沃定侯馬爲新田援証詩傳史漢關應韋鄭杜諸儒沿譌使

晉十公六卿數千載土花燐碧凜凜起光焰狂喜幾墮車下所至
穿經穴史起廢剔弊遇荒祠斷碣摩挲抄撮考一義標一勝典確
不易邦之薦紳聞風興起如霜神臺駘等祠蟋蟀堂沃泉札說等
亭歸然成傑構今載在話者可按也九鉞因歎著書立說思識瞻
筆書五者一不備不能破腐儒之疑徵萬古之信昔人言讀萬卷
書行萬里道未足以盡之今十年矣叔著述日富把酒論文神采
倍昔九鉞賦詩有十載離情依杖履一家好句在樓臺句叔喜補
入詩話之末秋風正起九鉞將度嶺而南尋鎮海樓舊蹟擊檻長
歌風月無情江山有意之句歸爲叔述更增一則佳話也可乎

南皮湯文學夢遊記跋

乾隆戊申歲偃師重脩志乘同年南皮煥亭湯公誦予襄其事暇
日出其先人明故文學道傳先生夢遊記見示予讀而心儀焉周

官太卜掌三齋之法一致齋二筋齋占噩夢者於是有釋萌之祭
張子云夢形閉而氣專於內夢所以緣舊於習古之言夢莫筋於
左氏細繹之亦皆彼人平日思慮所感召卽周官之致夢也其後
趙簡子夢之帝所聽鈞天廣樂死五日而蘇遂爲千古夢遊之權
輿班史平陵女子趙春事更與果報相類至於天堂地獄之說則
皆昔人以神道設教佐帝王卿相賞罰刑戮所不能治以警庸愚
脩善懲惡之念其聳動最切若離騷之士伯九首韓擒虎爲閻羅
王高昌黎爲紫府真人寇萊公爲地府主正坡公所云幽則爲鬼
神則復爲人正人君子事理之常焉足怪乎文學公捐金救劉
令之溺雖天命不可挽而見義勇爲不求報施遂上感蒼旻增其
厚錫之嗣先儒有云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亦
足破世人善不可爲之激論矣小說家錄冥報多以夢遊快其縱

橫汗漫之談，然文人狡獪，或猶疑之。如潘君士藻，記稱文學公，謹
愿警訓，今讀童兒事一錄，每爲涕泗交頤。後嗣昌熾，理所不爽。何
繫乎夢之有與無也？予尤服忍人所不能忍一語，卽聖門動心忍
性之學與佛祖忍辱二字同旨。奉之以勸世人，使彼以妄想游魂
爭富貴，以機械變詐相傾軋者，庶有豸乎。聞文學公尊人中丞公，
撫吾楚時，有富家黠奴，乘間潛匿其女。他所訟爲富人，所殺棄屍，
滅跡，富人不勝榜掠，誣服獄成矣。稍知其冤者，咸畏污受賂名，弗
敢直。公至，獨奮剛斷，出重賞，以計秘授智胥，使遍躡跡其女，果鬻
於他省，獲厚價。既廉，得實，移檄逮女至，質諸庭。奴駭爲神，吐實伏
辜。出富人於獄，富人德公，奉鉅金爲壽。公峻卻之，去。楚曰：富人輦
其家舊貯作棺，建昌杉板木，賈所稱野雞班者二具，涕泣追獻。公
舟，公予以值載之歸。文學公暴卒，旣布絞加衾，家人以杉板製棺。

花紋堅錯北匠斧鋸齟齬不能入三日迺廬成棺而文學公已蘇文學公躬行爲善固足增算延嗣而中丞公正直光明力雪冤抑厚報卽及其子益信廉吏之可爲而治獄之不可不慎也因附載之

書後

書偃師志孝義志張煜後

偃師邑西郭外迺衢南叢棘內舊傳有臥碑隱焉余脩邑志命工搨土搨之始知爲明末邑令高密夏士與募習義勇保城禦寇碑記王鐸撰并書文辭壯富書法遒勁載崇正九年流賊煽揚士與募壯勇爲守備計得趨勇五千人朝夕訓練擇張以奉王永禮張以德等二十三人各給職符以統之軍威遠震賊偵駭遁記見藝文志中碑後小字非鐸所書僅列劉景蛟景習趙光祚以下三百

二十六人名當其人私鑄其功最表著者字久且漉漫聞十五
年流賊陷城士民從邑令徐日譽殉難者甚眾九年義勇亦有在
其中者姓名無可紀頃採訪者僅呈周景耀一人碑內作景要死北門
內惜無實據未便登忠節傳內僊師民忠勇剛果能赴國難出於
天性雖滄桑久易緡閱前事每爲墮淚碑前輪蹄如織百餘年三
次脩志俱未採及湮沒將盡殊可怪歎今因錄其事附脩城義士
張煜傳後諸豪傑名以志體謹嚴未能全載而英風毅焰猶騰踔
燭光墨瀋使賢宰援旗桴鼓誓眾揚威之概亦凜凜有生氣昔於
越君子六千人無一名傳於世諸豪傑得於斷螭殘蝨千載下使
人尋繹嗟咨非不幸中之大幸也歎

書彰德太守盧介軒先生青蓮寺賞牡丹詩後

洛陽牡丹唐宋時極盛錢思公范文正公歐陽公列其品多至百

餘種李格非名園記更張大其勝余嘗閱而豔之今春自大梁膏車入洛友人相賀曰茲行入牡丹國矣及至訪所謂月坡堤棠棣坊諸地皆寒煙蔓草卽北邙壽安兩山素產花者皆絕無根柢疑而問之皆曰明季闖賊因洛陽人固守不降恨次骨旣屠其城將高門名園牡丹斫伐無遺焚其根又令賊縱萬馬蹂躪北邙壽安以洩憤花遂無萌蘖且曰花神避難往曹州亳州去矣復游城東迎恩寺寺僧語余兵燹後僧於北邙拾得餘柢種之寺西院有數十本變色頗豔花時郡縣各署寶馬香車翠匄珠被充溢於道樽壺交錯笙歌聒耳歸則眾僕婢各折花以去不可禁然猶未傷毀也有某少尹素暴恚僧不恣所取命隸役操斧斤突入將大株砍盡并摯僧楚之僧不勝辱憤相聚痛哭并其根悉去之今餘大坑深八九尺不等而已邑紳士至以種牡丹相戒間有家藏一二本

者率屬其戶不納游客嗚乎牡丹之厄胡爲至斯極也盧介軒先生自相州以賞僧寺牡丹詩見寄深心逸致藹然言外至欲以署中佳種付僧補種直視己之物無不可公諸天下今世安得聞此言以視平泉一草一木戒子孫勿私與人者其器識之廣狹爲何如也既寄和先生詩爰書洛陽花運今昔盛衰之故於後先生見之當更爲停觴太息矣

書澧州志後

澧州志載奉天和尙塏云明季李自成削髮爲僧死後其徒瘞其骨尊號曰奉天考闖賊兵敗爲羅公山村民共擊其腦血肉狼藉見衮衣懷璽左顧傷鏃始知爲自成湖撫何騰蛟函其頭以祭莊烈帝見之明史及豫變紀略後鑿錄等書鑿鑿可據不辨而知爲妄而曲爲之說者復稱羅公山被擊爲自成之弟自申自成實逃

爲僧殊可怪異。闖逆以走卒，嘯揭竿斬木之徒，荼毒海宇，蕩覆宗社。其屠城慘戮，合計不下數千百萬。爲人子孫者，當切萬世不共戴之仇，挫其魄，磔其魂。卽以佛法論之，亦應墮無間地獄，受萬劫刀鋸舂磨之罰，不足蔽其辜。豈有反令逃王誅，免冥戮，怡然以方袍圓相壽終，而復崇奉天尊，號此事之所必無，而理之斷不足信者。作志者不操三尺筆鋒，削除其事，以正綱常名義，反以訛傳訛，巧爲傳會，是誠何心哉。吾意必逆黨遺誅者，造爲其魁，不死如黃巢爲僧之說，或不知何髡瘞骨塏妖僧崇以奉天之名，假元兇以實之。其逆天理，壞世教，煽人心，爲禍害不小。官茲土者，當立毀其塏，縱牛豕踐踏其骨，如康熙年間允御史張瑗之請，鏟平魏閣忠賢之假墓，仆其碑，而後快於人心也。

庶下吟書後

衣僊女史胄出吳興戴氏夙承家學賦性穎慧瀏覽典籍肆力吟
韻適吾內姪梁季脩相敬如賓綠窗綺榻瑤箋班管晨夕唱酬湘
邑艷爲盛事衣僊詩善寫性情得風人溫柔敦厚之旨出入香山
劍南誠齋閒至選聲倚韻才力旣博風華特勝指歸在玉田夢窓
自舒胸臆與格律脗合若行所無事者然余客大梁時衣僊以和
余紅豆詩六首寄正讀者咸嗟歎其妙倦遊歸里衣僊脩徐昭華
受業西河老人故事執弟子禮甚恭出其廡下吟詩詞共六卷請
爲刪定西河序昭華集以班昭宋蕙相擬子觀昭華驚才絕艷固
足傾倒藝林然集中有關倫敦者少衣僊懷親悼姑篤愛同氣勸
夫勗兒力學諸作天性肫篤流露於緣情綺靡體物瀏亮中可參
騁省風集諸賢媛視昭華有過之無不及也余老病遺忘心血日
短無以爲衣僊益西河序昭華欲其勉爲可傳者衣僊才旣富又

得季脩互相切劘不懈而及於古由此大傳於世是編特其椎輪也夫時嘉慶壬戌仲冬

男聲

有裕如幹

孫啓

豐沃

校字

紫峴山人文集卷十一

湘潭張九鉞度西著

姪孫家斌重刊

碑

禹碑釋文考

嶽麓志曰禹碑在岫嶠峯霧鎖雲封歷數千百年無有傳者唐韓昌黎劉夢得因道士之見尋之不得形於詩詞至宋嘉定初何子一遇樵者引至碑所始摹本刻於嶽麓隱秘至明嘉靖初太守潘疊峯剔薜揭傳世始知唐虞三代之書故湛甘泉一見信爲禹筆但帝禹刻三字則後人所題顧東橋亦謂禹筆無疑但衡石疏厲碑必剝落或宋人流傳揭本林巽峯稱篆體離奇雖石鼓文原父鼎無以過但秦漢以下知者絕少季彭山亦謂別有隱義亦未可知惟楊升庵沈靖陽各有譯義焉升庵之詞曰承帝曰嗟翼輔佐

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身參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
庭志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衷勞餘伸禮
鬱塞昏徙南瀆衍亭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靖陽因其說
而小易之謂洲渚當作水處洪流當作魚池久旅當作以此鬱當
作羸瀆衍亭當作暴昌言永當作蒸而蔡季諸公隨就譯義力辨
其非禹筆南昌楊時喬又別有所釋詞曰承帝令冀翼爲援弼欽
塗陸登島瀉端鄉邑仔麓流船暗歇遲眠卽夙迄冬次岳麓屐陌
裂舌析罔罔墮纏往求出竅華恆泰衡嵩陸事衷獻俘挺禋鬱瀆
塾徙南暴幅員節別界聯魍魅夔魍竄舞蒸彝所聞麓乘者其略
如此子謂禹碑非誤釋文自誤後人因釋文之誤而遂疑禹碑之
誤也夫碑之刻也蝌蚪縱橫蛟螭掣攪七十七字懸於九千餘丈
之上歷數百千年而光怪陸離不可方物蓋禹精於治水篆皆成

水流形此我朱陵山川渾淪磅礴之氣所鬱結而成洩造化而吐
混沌者也雖起程邈李潮於今日安能定其點畫而規其體制也
哉且蠹文卷尾螺書扁列籀歌趨趨冊句親軫此三代以下之手
跡也而支家望氣矜而不語况洪濛初啓圖書方兆去倉頡作字
之時未遠鳥跡蟲書之制夫豈可手摹口畫臨摹搨泐纍纍乎發
聲如貫珠也哉但兩者相較則升庵之說近似而可行靖陽青餅
寶光之夢故鬼其說以愚人而不知其流於僞而時喬又無論已
究之禹碑非可以釋文虛摹穿鑿爲也後有鴻儒博士爲國霖雨
者能探幽索隱得神靈之真義則長沙一片石將榮光起而燭天
矣

重脩周大夫莫宏墓碑

古賢人君子懷才抱器不幸仕於衰弱之朝不克展其用卒含冤

飲憤死非其罪。論世者每惻然憫之。周大夫萇宏。吾聖人從之。問樂。又屢備周王。顧問。蓋春秋時賢者。周王不能用之。酬對諸侯。壯赫濯之威。迺屬之劉子。其城成周也。左氏載女叔寬之言曰。萇叔違天不祥。若宜不免刑戮者。嗚乎。東遷以後。問鼎之師。耀於疆。客容之猛。出於境。王室陵。不絕如縷。大夫與劉子糾合諸侯。遷都以延周祚。其謀不可謂不善。彼趙鞅者。吞噬范中行。爲瓜分晉室之漸。彼固忌大夫從謀王室。卒以劉范婚姻爲討。而周王甘戕其賢才。以媚之。周室遂卒不振。如左氏言。將使大夫洪。忍竊祿。坐視宗周之隕。曾嫠婦之憂。不若反得爲順天之智乎。嗚乎。此駁誣之說。爲後世庸臣喪國者藉口。而忠臣義士所爲椎胸而嘔血者也。三年化碧之說。本於莊子。其事近怪。聖人所不語。然大夫盡忠。王室肝腦塗地。精神氣焰如虹貫日。與嵩卽河洛爭流峙。萬古不可

磨滅斯又理之常無足異者墓在偃師城東北二十里北邙山下
化村村因化碧爲名歲久漸圯乾隆初年郡守張公漢重脩之以
詩記立碣今又五十餘年矣荆棘生焉牛羊踐焉余適茲邑過之
輒然心傷迺爲除翳掃礫新築道固甃封立碣以識之并表大夫
忠所事之苦心祛天厭周德之闕說於右大夫有靈其可以從龍
逢比于於地下而無憾也夫

重修馬埠仁壽橋碑

仁壽橋者馬埠陳生堯倫所倡建也橋踞泥江上江源豐城樂安
界挾新淦嚴穆大溢萬山之水雷奔電掣至馬埠得雙溪口水益
肆入甌閩過衡粵者茶筴煙艸之擔不絕當巨漲洶悍寒冰凝沍
每病於涉舊有橋其址不可考堯倫怛然傷之康熙庚子卜筮於
神改建莊可立石墩八環巨木爲飛梁甃以石沙固以甃汙費鏹

千有奇橋成堯倫夫婦值七裘邑侯方公錫嘉名曰仁壽語在侯碑記中雍正癸丑山水驟發壞橋面先是建橋他姓襄貲不及陳氏什之一子姪諷堯倫勿受堯倫曰善無多寡視力專美而彰人之短非義也利物而以好名終非仁也卒受眾貲鐫其名於石聞者歎服至是堯倫子作霖重脩費二百餘金亦令眾以貲附如庚子僉曰陳氏子孝乾隆乙丑有水患作霖又倡脩更約眾墾田歲收租息爲脩理費適作霖壽亦七十遂名仁壽會田自是四邑之旅無病涉僉曰陳氏子孝且壽予過其地望四山積嵐欲墮碧流箭駛雲樹煙火中橋翼然如臥虹頗得雄概作霖弟作聖子學鵬率子姓出迎橋上奉方侯碑本以重脩之文請夫天下赴義急難有爲一時好名所憤激湯家產以殉之者其後繼述無人不轉盼而就澌滅析薪負荷梓材丹雘自古難之今作霖能以孝推父之

仁繼父之壽而翁之叔若姪又顧名思義方圖久遠不好名不攘美和睦鄉里以鳩其宗以繼祖父之仁志吾聞孝者多壽天之厚陳氏未有艾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陳氏子姓其勉之不可以怠迺敘其顛末授學鵬使鐫諸石

重脩畢氏先塋饗堂碑

唐畢氏自東平遷河南之偃師世有達人景公之治行忠義公之大節平章公之相業歷歷著於史冊忠義公塋在景山之北原圖譜燦然守戶猶數十家其裔孫在東南者繩繩振振至

國朝簪纓益盛今河南巡撫大中丞公秋帆先生開府西安時駐節塋下瞻拜揭碑以表顧其地爲史姓雜處不便有所脩治乾隆乙巳移節中州綏輯撫循歲以大稔乃恍然曰某荷

天子恩寵來治於鄉賴先靈庇蔭幸無隕越而隴卽近在咫尺原

田湮佚烝嘗缺如追甄之典未舉其曷以揚

國恩光泉壤於是出廉俸授邑令南皮湯君毓倬緝以周垣樹之松柏以四千餘緡易史姓地復祀田之舊建饗祠三楹俾族姓奉祀事勤灑掃是役也公省衣縮食而爲之纖毫不以擾官民民大悅服丁未仲夏公閱兵東都遂以脩謁祀之日積霖暄霽景物熙和籩豆几筵敬恪將事公瞻仰松楸潸然出涕邑民扶老挈幼環而觀者數千人皆感歎泣下九鉞以是年冬襄脩邑乘得拜堂下周覽形勢枕嵩室拱卽垂伊洛內縈太行長河襟帶於外實具雄深勝概於時邑士民相率而言曰天佑畢氏使其後賢振起南邦節鉞故土崇封展祀焜耀山川靈最遠公嘉謨嘉猷敷布十州以先人之福福我桑梓德最厚脩墓之舉不震我師而事盛典最肅請爲文勒諸碑以彰吾邑古今盛事昔魏鄭公墓至暮而復之文

公立先廟於洛陽請制度祭器前史稱之其事皆近在數世如公之公忠體

國不私其身而水源木本感惕於中尊本敬始義隆自遠尤前史所罕覩且忠義公効節於唐身食其報數十世後公復出應昌期推誠宣力無忝厥祖茲之脩墓教孝教忠知捐軀殉難之臣猶能荷異代光榮世世子孫感激奮勉其義至深且遠故不敢以奔陋辭謹順輿論民情樂觀厥成之意紀其實於石匪獨邑之光亦使後世史官有所考系以銘曰

崧高之靈昔生甫申細溫裘延鍾於洛濱土婁之南景山之北惟唐畢氏鬱鬱佳宅廣平節烈彪炳日星常山睢陽平原是衡光遠有耀更昌南裔篤生我公奎文上第弼亮

皇朝策功懋庸必復其始而亢其宗移節豫州畫錦不居春秋霜

露念先人墟樵採雖禁枌榆未表按厥圖譜光域可考九九嘉樹
峩峩美門有牆持持爲屏爲藩饗堂有規豐碑有制秩以置田祿
以備器其祠維何松楹柏版不丹不堊儉以垂遠其田維何守塚
是畊黍稷雖薄維德之馨蜺旌龍節旃旒翩翩自東都來以至於
阡公製祝詞其文赫施曰揚

君恩曰紀祖烈公仰靈卬悽愴報醑清醑在樽豚肩在豆河岳高
深載錫之光公福鄉人永承其慶世篤忠貞代生良弼勒諸貞珉
其言維實

銘

紅葉山莊藝酒器銘

五首

壺榼之鬻不比江河毋爲漏卮漏當奈何
明月遲遲俟我乎松枝我有嘉賓不飲何爲

青天在中，明月其儀。將子無思，醉以爲期。
飲曰：汝節鯁，曰：汝德不荒。汝德于我乎？賓則懌。
飲則舉，罷則貯。雖貯乎氣，不敗待子則舉。

墓誌銘

南豐例贈登仕郎黃君斗園墓誌銘

南豐黃君斗園，以己丑仲夏歿。嗣君廷讓卜吉於明年己亥某月日，祔葬鵬溪祖阡，請余文銘諸壙。余前宰是邑，稔知君廷讓，又受業於余，誼弗獲辭。君諱魁，先世邵武人，遷南豐，雙井。又遷鵬溪，自本支祖諱時，明宏治時佐賑粟五百石，給冠帶。高祖諱欽，諱崇禎時亦以好善樂施，給冠帶。傳曾祖諱景清，祖諱道耀，皆以隱德稱。君考大聯，公母張孺人，生君及弟庠、生芬。而君考客死楚中，櫬不能歸。張孺人躄踊血積成痞，瀕於危。君時數歲，奉湯藥浣滌，翕如。

成人喪歸疾良已及長穎悟能文章恐母體孱難任勞遂棄舉子業獨爲家事擔登風雨服賈吳越間張孺人以箴紉佐之三十年白髮青燈兩孤相對郡邑志稱母節更以是多君云君念祖祠祭田侵蝕過半設法勾稽清宿逋積贏餘又與族人籌稱貸將大擴祠宇以同事虧耗而止族之無後者歲脩其塋域樹碑碣弟婦長女皆少守志君維護於零丁孤苦中以成其節撫女兄子女教讀婚娶事必周中表兄弟貧者授以貲使懋遷遠近而總核其出入悍者婉爲勸導卒悔改家皆藉以饒不知君鏤劇心血四十載如一日也君性侃侃不少阿忍能急人之難產不逮中人而勇於公事數佐賑粟採買備荒捐建盱江琴城兩書院貲恆倍人乾隆乙酉邑驟饑鄉民就食者輩數萬余請開倉平糶又勸義紳赴隣境購米備糶君領執照卽日就道夫士非徒獨善其身而已在能赴

大義襄大事，籌桑梓之利弊，以補長吏耳目心力所不及。程子有云：「一介之士，苟存心於物，必有濟。」君能繼祖之志，爲之不倦，有薛包、蔡順之遺風。嗚乎！余再來時，於君有人琴之悼，又以是邦老成凋謝，爲可惜也。銘曰：

江夏無雙，孝稱黃童。延瓊及琬，鼎鉉三公。君其苗裔，弗墜厥宗。隱身錢刀，礪行璧琮。扶義而趨，其懷雍容。譬諸蓀莖，秀於艾蓬。譬諸碩果，不食而豐。爲澤儲施，抱璞以終。沒而祀社，眾望所宗。盱江之涯，斧屋隆隆。鬱然以深，有柏有松。無有後艸，奠爾幽宮。蕃爾子孫，視此鬣封。我銘匪諛，以俟采風。

南豐文學慎齋劉君墓銘

君之家世，鳳巢麟藪。君之辭章，彝竚瓚卣。經師賦豪，宜掇魁首。胡蹶而蹇，南箕北斗。匪文之窮，曰命不偶。龍蛇虎鼠，何定之有。蘭川

膏煎往往獲咎孰若斯人韞藏深厚幅巾葛屨琴臺軍阜有花有魚有琴有酒異書萬卷白雲千畝無窮者施有限者壽爲伯鸞配爲黔婁婦母教克勤父澤永守亦讀亦耕昌熾爾後幽宮鬱然樹以榆柎誰河汾弟誰范張友視我墳詞貞珉不朽

賜國子監典簿新建共山李先生墓誌銘

李先生諱觀字瞻庭一字謙六所著有共山文集學者稱共山先生世居新建縣禹港前明兵部尚書諡恭介公諱遷者高伯祖也高祖似軒公邑文學有隱德曾祖三重公祖萬昇公考宗軒公俱耆儒先生生二歲而妣彭孺人歿育於祖母陳孺人年二十九以通五經食餼南昌府學雍正己酉拔貢生乾隆甲子舉人揀選知縣壬辰會試禮部以耆儒列名請賜國子監典簿甲午年十二月初八日歿於里第妣吳氏先三十四年歿不再娶子二文興戊子

副榜文吏孫三

湘潭張九鉞曰古之生而教於國歿而配諸社其在先生歟先生內行醇潔持身若捧玉事親孝待族睦取與一介必慎雖盛暑晏居不解衣帶望之如高山深林然與人譚及忠孝大事娓娓不倦也所學根柢經史尤於濂洛關閩之訓別有參解爲文不飾虛車不繡鞶帨務以發明聖賢意旨而止屢主曲水濂山東山講席名公卿延主其家無虛歲甯州有妄人欲以私集謁先生訂正先生戒子弟勿與通曰汝曹讀書當講忠孝大義其悖今蔑古離經畔道以炫惑人中庸所謂無忌憚者是必蒙奇厄未幾果中法死咸服先生高見居常訓子弟以砥行立名爲要不徒在文字以故出而取科第者恂恂儒者不敢爲放言高論望而知出共山之門振孤寒助婚葬掩骼骸恆分脩脯所入給之無吝色尤爲人所難先

生懼爲刑名法律之學例銓邑令矣不赴卒荷

國恩以清職食忠厚文章之報嗚乎可謂榮矣歿之日朝之薦紳大夫數郡邑弟子皆哭失聲以乙未年十一月初十日與吳孺人合窆諸幽嗣君礪隧石請銘弗敢辭謹敘其實而系以銘銘曰直方大配于洪厓之山安貞吉奠于花坑之原是爲國子先生之幽宅松柏九九用啓其後昆

神道碑

中憲大夫河南糧鹽道荷池劉公神道碑銘代

河南糧鹽觀察使武岡荷池劉公大梁之歿嗣君士拔士擢奉柩歸窆於湘潭六都黎塘之原余既銘其幽矣今年余奉

命撫楚南士擢來長沙攜湘潭張紫峴明府所作家傳以隧道之碑銘請古之葬令四品以上得立碑崇九尺螭首龜趺以示觀者

余與公爲同年友志行相孚又同官汴城三載穩知公治行弗獲
辭公諱文徽字子受號荷池又號淑菴先世居安福之前谿屢遷
籍於武岡曾祖源昌祖之儀父鼎璫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
器宇不凡及長沉酣經史有金海陽陳方城之長乾隆戊子舉於
鄉己丑聯捷進士辛卯

殿試二甲除戶部額外主事補江南司厯貴州司員外進雲南司
郎中己亥癸卯兩次京察一等

記名道府授河南府知府己酉卓薦陞河南糧鹽道癸丑卓薦奉
旨回任候陞此公一生內外敷歷之崖略也在戶部度支裁割以
才識勤慎著至東都三藩引河深通一例副合龍限元臣識其能
治東都首劬其特符軌法者累累咸斂手然不毛舉谿刻使得盡
所長治獄訟務平允控壘者以利害禍福反覆指示咸解悅自建

狄梁公祠於周南書院延名師講學其中人文大振三科登賢書
者七人至潛洛渠以資灌溉禱龍潭以降雨澤勘災河北以甦涸
瘵阻開穀水以杜後患親履郊原以周勞勸屬脩邑乘以正古蹟
聞幽芳倡煮賑給棉襦以免數萬人凍餒此皆公政績之尤可法
則者今瑞雪堂之歌頌勸農圖之題咏可取而按也治維五年治
行第一遂有糧鹽道之擢豫省餉次爨在衛輝後淇水紉不能濟
餽糧艱創淺阻凍季夏始抵通每奉

旨切責公至日移內黃之楚旺衛洹交暢飛催芻粟尅期集兌趨
弁開運至德州一夜風大冰符守凍期眾歎爲神元正開幫公知
弁丁鑿冰之苦禱於神東風起水溢冰釋遂於仲春初抵通倉場
侍郎以聞

上手詔嘉美適東巡迎道左

召入帳殿審察溫

命直省漕運以河南爲法旋於是年入都恭辦

慶典

上識公名先召對詢鹽政甚悉稱善久之及還水次以兌所僦民居不便營廣塲於墻地官吏有解賓朋有居無露積鼠竊之弊以故漕運如期迅對逮再膺循牘

上詢家世甚詳將不次超擢矣會漳沁交決撫軍奏委勘災散賑洪濤炎日中無甯晷鬚髮盡白未幾教匪煽亂蹂躪襄樊間檄公堵禦羅山信陽設隘二十餘所上大帥書千餘言又上籌賊四策語詳張明府傳中大約準地里計利害密偵諜戒糜餉賊中情勢洞若觀火而力爭回民充鄉勇尤深謀遠慮之大者會桐栢新野戒嚴自募鄉勇教擊刺厚賞賚奮忠義賊望風逃遁公素體壯自

馳驅寒暑十餘載，嬰怔忡疾，在軍營，癘濕盡瘁，益委頓，自知勞勩不能任事，解任調理。

上知公素辦事勇往，非縮胸得允所請而疾已瘳，竟溘逝。曾城公解余於公之歿，既有人琴之痛，而又以公之才天厄其年，不使大展其用於世，爲可惜也。公生乾隆壬戌歿嘉慶丁巳年六十有八。配尹恭人子四，士拔士擢士拱士舉，孫二，光江光濱均詳家傳。公內行醇備，美不勝書，書其治功之大者著之碑銘曰：

衡嶽支峯，盤於武岡，雙江夾流，夫夷都梁，嶺微奧區，篤生英傑，孝友視躬，文章華國，簪豪太乙，星署回翔，謨猷風采，廷推孔彰。

帝曰俞哉，汝尹東都，三川災黎，汝鞠汝蘇，迺渠龍津，鍤雲決雨，迺醜鯨波，洛溝伊渚，迺捧金盃，泉于壇迺隨隼旗，澍沛于原，煮糜給餐，鳩鵠得飽，瑞雪降庭，誠格蒼昊，孰爲邦蠹，爬之梳之，孰爲邦

直旂之扒之營彼琴瑟以絃以調譬彼山嶽屹立不搖民昔懸磬
萬戶倉園土昔虛車五經紛綸吳公學校召父水利公也兼之
國有循吏

帝曰俞哉汝勤且慎曲蓋朱旗俾臨于俾衛洎之交雲帆邸閣粟
車輻輳弁丁踴躍趙凍開冰若有神助挈山東艘仲春抵潞

帝曰俞哉汝誠且恪懋顏溫褒榮降行幄昔漕愆期切責迺邇自
公轉輸充天庾先

帝曰俞哉汝首卓荦將超崇階以旌嘉績沁漳汜濫民憂爲直賑
卹隄防迺奠室廡楚氛蔓延扼禦要害屠火徙薪英謀雄槩募勇
訓練小醜震驚植鍛懸旆儼若長城臣志奮揚臣力枯竭急請遊
賢以重疆場

帝有恩言積勞夙知且解軍行俾歸就醫引還有期日迫西景撤

瑟之晨丹心尙炯壺山妍秀湘水清幽公昔樂此將營菟裘延陵
葬徐二蘇瘞汝古來賢達豈必故土斧屋相隣松柏交環僉云吉
壤罔有後囂我作斯銘昭茲美道
國史間書庶幾有考

男聲

有泰
如裕

魚啓宇
豐校字

沃

紫峴山人文集卷十二

湘潭張九鉞慶西著

姪孫家拭重刊

祭文

重脩唐贈諫議大夫燕欽融墓祭告文代

惟公誠能察變奮不顧身當羸豕蹢躅之秋正晨牝猖狂之日憤
孤忠於幕職膽漉青蒲抗極諫於殿庭地流碧血雖逆謀難遏先
幾之料果符而兇膽已摧反正之功斯速慰忠魂於窀穸國有褒
揚展禋祀於松楸人爭憑吊洎宮脩會聖始移唐代之塋幸山號
靈龜猶載熙甯之禍惟年遙以世遠遂碑佚而榛荒野老扶犁久
破桃花於春雨子孫灑涕難澆麥飯於清明神有憑依宜切肌膚
之愬民何知識遂干樵採之嚴九鉞讀唐史而仰芳型遊鄭鄉而
緇往牒得遺跡於將湮之日陵谷未遷發秉彝以同好之心眷籠

共助王弼西而襄宏北猶然步武無差廣平對而魯公隣同是英
靈潛護前開義道中鞏崇封樹以穹碑清其厲域精魂永奠如新
彥伯之封志乘詳登不比杳冥之墓嗚乎爲國捐軀所以正朝綱
而盡臣節顯忠溯古用能勵士習而厚民風敬筮吉辰用專虔告
惟靈不昧鑿我苾芬

代揆方伯祭戴西園文

嗚呼余之逢君歲在丁亥碣石館前督亢陂外惟宮保公及英司
農交口揄揚曰蓮幕雄君以參軍微望吏議徘徊燕旅形容頗頽
紉履布衣訪余於邱都雅溫如若飲醇醴一見握手歡若生平陳
泉西吳爰偕之行君才八斗書記翩翩擅場賤奏鬯洽精研書屋
迎陽占亨潤月共相切磋採煥發擊室相從及其子弟是贊是
勳諒颯昆季及余嘗薄君亦忘家紙窗竹几靜對梅花西江財

雄於東南勾稽其隴出納精專初共司曰慎曰密明湛冰霜細
分納翼歲方備款滄江及明無餘郵余實籌圖佐余明敷助余
學書孰喚以賦孰釐以剔余巡官舟車相繼橐筆從余聯牀並
騎宵分窮燭母至漏深丹黃之外不懈咏吟君至今春其貌稍癯
執手相勛易愛以愉月之十二張樂花榭曲終賓散燭跋未施與
君言言與君語語別君歸眠更籌三鼓驚聞哭聲履及寢皇執君
之手坐君之牀返魂無術須臾永訣遺憤填胸無語易簣昊天不
怒奪君之速變駭魂飛心驚步仆有衣在機有酒在觴墨潘未乾
毀帙猶香琴則摧矣瑟則廢矣聲容宛然軀則蛻矣過君之門不
見君迎復者在屋號者在柴疇昔之日木摧風嘯壞君齋壁豈其
凶兆才人失職書生薄命夙約言空吉緣分盡余不負丞丞實負
余靈今有知抱恨原衢見君之孤况如見君筆牀經榻歷歷如存

鞠之成之君有八口如君在日君知之否霄水迢迢桐廬岫帆旅
櫓難歸舟旆悽惻君孤扶君暫厝於郊北蘭之寺有桂有椒有脯
盈俎有醑盈樽望君之旌杳然白雲余涕有盡余恨胡底君魂倘
來殘帙在几

公祭總漕楊清江尙書文

嗚乎斗宿韜光星精墜昂生應昌期沒歸蒼昊典型是溯耆德是
悼瀛海茫茫悲風浩浩惟我尙書西吳人傑山立淵涵金和玉節
周翰殷衡經儒文哲鸞儀鳳采雲煥星綴閣阜嗟我玉筭筵衍三
孔二劉暨機部家文獻之邦載籍之葩蓬勃百年蔚爲

國華拔幟南宮簪筆承明回翔鎖闥藻鑑有聲龍傳良笏譽朗冰
衡任重外臺名書內屏廉部滇州分符日南錦石不載廉泉自甘
遂超大藩油旆錦函梧山桂野化洽政草

原缺

居致飾亭盃散焉安逃豈其不信世態悠悠雲翻雨覆口鋒舌劍
仇於身後竟爾穉雛誰其卹之室如懸磬誰則測之
心爲質哀此婢獨補其瑕室噫嚅乎君魂兮東歸河塵漢洞不可
以稽奮其丹旆望其文輜護其嫋孀與其孤兒蜀岡之松廣陵之
花可以以爾可以甯家扶其弱息崢嶸頭角用昌厥緒良金璞玉
人言死生交情乃見嗟余數人慘傷益戀屏當公事經紀歸櫬雖
非面託力敢不盡鳴絃之堂栽花之居薄肴載俎絮酒盈壺昔君
飲醕昔君歌呼昔君笑言痛今則無君知之與其不知與

誄

王雁亭太守誄

空靈木彫波落爲渚鷓鴣哀啼晏陰作雨送我故人歸於厚土憶
我舊遊茫茫終古維楚兩生同居京洛秘館校書成均分鐸掉鞅

文壇雲龍馳逐公卿倒屣四座錯愕綺筵侯家名花韋杜我狂不
羈飛揚跋扈酒酣大雪抵几歌呼公以青裘擁之達曙文章用舍
隨世所宜龍蛇虎鼠天寶使爲各謀祿養非夙以疲後先捧檄慄
慄分馳公之治行勝我什伯悃悃無華寬猛克協以誠感民以慎
立則三吳口碑至今赫赫東南功業首重防河壯哉書生宏猷孔
多手攀長筴足踏洪波人震以慄公歎也歌大吏以績入告

延英

帝曰欽哉汝庸用

旌銀章青綬典右北平五馬朝天詠春將行河風隄塵丹心久竭
驟鷹沉寒溘然萎芥斷吾右臂大吏悲咽隳厥長城同僚泣啜感
公生平扶危急義贈襚視含備禮商器封識巾箱以待孤嗣咨請
靈輜歸入里第以死勤事自古稱榮紀之簡冊貞珉崢嶸是謂顯

親是謂全名宜風有位以作典型海內知音頻年凋盡望公大伸
我氣亦振胡天奪之不慙一噴獨搔白首中夜悲憤春申浦上執
手臨歧壯同志業老必追隨登公之堂圖書鼎彝望而不見淚下
纒縻公之諸嗣人握靈蛇文采風流蔚爲

國華我作斯詞質而不夸懿戚良朋哀感無涯

固始吳雲亭觀察誄

東靄巖山南金剛臺三河湯湯交注於淮厚脈儲精與府鬱秀是
產偉人惟公居首繹其先世循吏宏儒史傳旂節國紀訂謨慶流
無窮光遠有耀蓼城再興理所感召節由苦甘運以困亨天降大
任磨鍊迺成公之鄉評烝烝至孝惇獨孤危克承色笑掃葉而炊
采杞爲糜蘆簾土銚母子相依朝出授經暮歸待婢園韭溪芹怡
怡膝下行誼深醇發爲文章陶經鑄史洞札穿楊蕊榜蜚聲鴻達

卷之三
筵羽馭歷農曹譽盈朝宁宅簿無松脂膏弗潤續報度支用儲英
雋

帝曰往哉賜汝繡服汝巡潼商晉豫綰轂周循原野噢嘔瘡痍商
歌通惠民鮮化離大吏重公借籌理獄伸抑懲姦公明誠肅疾暫
引歸痊仍赴闕先時刻章循稱第一

天子知公溫語頻褒汝再往秦益勵其操句稽城工籌畫軍興百
堵皆作六師無驚

帝曰咨汝不懈於位移粵糧儲軍屯重寄山海錯阻民俗勁紛丹
書堆積如東溼新公以望隆復攝陳臬悉其聰明慎其權別冰炭
忘飢樸竭通宵成如山不可動搖于公治獄民自無冤仁心慈
澤福綿後祀茲重鵬艱於步履惟願厥官真茲加里公與緒餘
兼燕青囊神示之吉以安親喪祖墓在商歲久荒佚公尋舊兆號

泣悽悽如繩有誓復鄭公坐天佑孝思人感至情睦宗教族比也
義田及友罔或述適公之厚德敦培根本宜膺期頤忽痛
隕壬午之秋叨綴蘭末恨未得還讀公著述昔宰潮海銜卹先歸
惜不稍遲接公光儀今游鄭鄉哲人萎逝恨不早來偕公觴解公
之詰嗣嶽嶽觥觥接跡亭衢黼黻承明今居黜陟守公遺教奉事
萱闈慎其履蹈頻年老成凋謝堪傷徬徨中夜天海茫茫枕薄束
芻緣慳執紼作誄非諛其言紀實

贊

彭澤司訓峽江邊秀峯畫像贊

玉笥象江鬱律磅礴瑞鍾於君英英嶽嶽鸞停鵠峙豹采蚪文便
便腹笥五經紛綸乙科奇材溫溫不試躬行醇篤名節砥礪修舉
廢墜提唱義聲表忠闡烈產擲囊傾冰雪肝腸雲霞標映三十餘

年長吏欽敬昔宰鄭鄉時下陳榻樽酒論文魁奇濶達脩刊邑乘
卓然功首佐我經營貞珉不朽任棠薤水偃室衣冠公事之外不
以私干

聖朝經術任重儒官柳陰書舍苜蓿齋盤訓士講堂禮義廉恥黃
金散盡角巾歸里江頭一別天海茫茫今日重來君像在堂罄歎
如迎鬚眉如繪思君不見老淚爲頻生飲於鄉歿配於社魚袋銀
緋亦云都雅高山深林氣象涵蓋驥子鳳孫珍貽百代

祖帳

綢菴邑侯榮調宜章祖帳

嘉慶戊午蘭秋吾邑綢菴李侯以賢能調郴之義章趣裝卜吉聞
邑之薦紳大夫博士弟子員暨講院生徒咸悵然相顧咨嗟曰我
侯去矣商道牙籌於市農停錘艾於野販夫弛負擔於道憮然相

告語曰我侯去矣既而悵然者轉忻然憮然者轉躍然曰我侯雖
行乎固如未嘗行也彼夫重樂層楹丹雘繡錯後祠有赫前榮有
侑非我侯捐貲倡脩之賢宮耶烏金鑄頂白玉扶梯衝罡風而不
搖摩斗極而騰彩非我侯手自興築之文塿耶運碣石過回瀾拓
蕪基樹傑構雕甍有翼虹楣有赫非我侯經營重葺之萬樓耶嚴
扃鑄慎考試厚獎錫導雲衢登桂籍非我侯提唱振興之講院耶
虎而翼者戢鼠而伺者伏廬肆安堵懋遷自如非我侯肅清之市
政耶禱雨則澍降三日祈晴則霽暖崇朝年穀順成輸將恐後胥
無尪突厖無驚吠非我侯撫綏之村莊耶收孤嫠豐乳哺巖出入
廣遂長非我侯重建之育嬰堂耶侯之始至也若扇炎熇以清風
洗火雲以月露使吾民蘇其喘息如鏡之取影鏡之掣膽投餌者
不敢試其幻含沙者不敢售其奸使吾民安枕而臥其聽訟也不

專以鉤距摘發見長開誠化導釋然以解歸於雍睦禁婦女詣臺
養廉恥敦風化其訓俗也懲豪猾禁奢靡白晝橫行者塗面示辱
咸泣悔改過革面五年之間爲大變蓋侯以經術發爲吏治夙悉
大司馬忠勤公所以結主知型百僚者又稟太翁竹軒公之訓箴
衣糲食不改儒素非公事不讌樂內署無文綺金玉之飾謙和樂
易若開重門出肝膈與吾民相見故言出而翕然信之事舉而靡
然從之侯今行矣將典方州晉大郡矣侯之所浹於民者深矣侯
固嘗曰吾職分應爾非以沽名而陝郊之棠虞城之井滎陽之渠
吾邑戀之忱曷可以已時則屏幃雲開清湘澄霽錦鸞之濱車
馬喧阗冠裳絡繹羣捧觴於錦舟之前有酌而進曰侯之來兮何
異侯之去兮挽不住吾儕兮曷酬喪素又有酌而進曰河之洲兮
九侯之澤兮不遺遐邇願侯崇其大厦兮使再栖止又有酌而

進曰嶺迢迢兮嶰岼嶽青青兮稠以疊願侯堅其晚節報
君恩兮綿世德余羈麓山講席弗克恭詣江干歌中和樂職之章
以餞一卮而侯之德政所以感吾民性情者欽有素矣迺因吾邑
人之誣作爲文書諸綺請侯張諸庭使爾楚人知吾邑數十年未
有祖帳之盛如茲者有之自我侯始

男聲

有余

啓

沃